



本土文本

金生 (小说)

□陈中锋

4

老邱夫妇已经很久了,尤其是那老妇的脸如核桃一般,显示出古老的“年轮”。她面对探首而来的路人会颤巍巍地站起,发出低沉且嘶哑的声音:“吃猪肉么,还有酱油。”那时,酱油也是一种紧缺物资。

老妇的声音,乍一听起来着实有些点恐怖,但抬头看到邱老爹憨憨的笑容,嗅一嗅弥漫的肉香,又转而兴奋起来,觉得空气也很贵重。

老邱夫妇在村东北一隅结庐而居,经营着猪头肉店度日,也许是因为他们孤苦垂老,竟没有人过问,任这个“资本主义的尾巴”自生自灭。

金生是这个“夜店”的酒客,一小盘猪头肉,几粒花生米,再舀上两碗米酒,慢慢地自斟自饮,开心之时会哼几句小曲儿,他的酒总是喝得很慢,偶尔有一大口,会伴有长长的叹息。

邱家二老,不说话,只远远地陪坐着,静静地等待,直至金生摇摇晃晃地离去,临别,还要道一声,先生走好呀!回乡后,每每有人称自己为先生,金生感到很爽。

那天晚上,天乌黑,风刺骨,金生来了,依旧要了酒,正喝着,忽然发现邱老爹不在,才知道两天前他就走了。

“我没办法葬他,原指望他在我后面走的,没想到阎王爷先收了他。”邱奶奶说得出奇平静。

邱奶奶等他两天了。在里屋,金生见到了寿终正寝的邱老爹,他的脸上依旧是那憨憨的神态。

“您节哀顺变,我找人帮忙。”金生说。

“谢谢。原本我们卢邱两家是表亲,多少年来往了,这年月攀个大地主大右派的亲戚,谁敢啊。先生你人好,我就放心了。”邱奶奶连连拱手作揖,千恩万谢。

等金生找来有富,发现邱奶奶也躺在邱老爹的身边:她老人家也没了气息。金生顿悟她老人家的生前所托,同时又慨叹他们孤寂悲苦的人生。转而自问,今后,谁人与我把酒温,谁人为我捻灯芯,谁人陪我到夜深?不禁多了几分“凄凄惨惨戚戚”。

他,出钱葬了这对孤寡。

有富有一天拉着金生坐在码头边,很久不开口,只是看着粼粼河水发愣。

“老弟,你好像有什么心事?”还是金生先开了口。

“看样子你回不了省城了。”

“是呀,回不去了。”金生说着话,心里在长长叹息。

“那就在这里成家吧,我老爹说,也算是落叶归根。”有富说。

“可谁家的姑娘能看上我呀。”

“我老爹说你理了邱家草棚的人,村里人都对你高看一眼。我家妹子愿意嫁给你。”有富说完,抬起头盯着金生的眼睛。

金生见过他妹子,柳眉杏眼长辫子,话语少,人勤快,见面时给他羞涩的微笑,尤其在擦肩而过时,她那惊鸿一瞥的回眸,曾让他拥有了好长一段时间“灼灼其华”的心境。



金生望着静静的运河,有如流水从心中丝滑而过。良久,他肯定地点了点头。

成亲时,金生拿出前些年积蓄下来的大几十块钱,置办了简单的家当,为新娘买了一套新衣,宴请了几桌人。

那天,大队支书带着几个干部也来祝贺,特别的是那个平时总是黑着脸的民兵营长,平时对金生不冷不热,在酒席间也是欢声笑语,看得出他真的是为金生高兴。

金生终于成了家。

5
金生不再参加“劳动改造”是在1977年。那时,听说不能推荐上大学了,无论富贵贫寒,只要你没过35岁,就可以报名参加考试,考上了就是国家干部。

公社书记的儿子前两年中学毕业回乡劳动,吃了不少苦,刚被村支部吸纳为新党员,就等着贫下中农推荐,当上光荣的工农兵大学生,却没了机会,为此,书记急着团团转。

运输站的胖子站长与他很铁,出了个主意,让书记连连叫好。

很快,金生被公社的人武部长叫过去说,“明天你就不要去劳动改造了。你现在就到你们大队报到,听从支书安排新工作。”

金生后来才知道是要让他去教教那几个考大学的孩子。在大队部见到五个小伙子,后来又进来了六七名男女学生。金生很开心,自己满腹经纶,无以所用,他以为,教书育人,善莫大焉!

金生说:“你们谁能找到1966年之前的中学全套课本?”

赶霜 (散文)

□桑云梅

如一只早起的鸟儿,在这创痛的冬日,我起了个早。家狗引领着我出门儿,右拐,一路向北。乡野这层无遮无挡的御冷,是将缠绕整整一个月的朋友,蒙上羽绒服帽子,将手塞进口袋,小跑着,猪头肉店度日,也许是因为他们孤苦垂老,竟没有人过问,任这个“资本主义的尾巴”自生自灭。

婆婆从电瓶车后座下车不慎摔伤,腰椎骨折,无奈长在了床上。“妈,外面好大霜。地上、田里全白花花的。”外面肯定好冷啊!赶紧吃个滚热的早饭,就出门儿了。“好嘛!一起喝粥。”婆婆撑着床沿,边喝粥边唠叨:“前些天的荠菜不好吃,你知道为啥?要下了霜才好吃了,打了霜的青菜啊、菠菜啊、白菜啊、萝卜啊、芹菜啊、花菜啊,那才叫好吃呢,甜甜的,而且容易煮烂。”“你就好吃个蔬菜,得多补充蛋白质,来,搞个煮鸡蛋。”

舍不得霜花,又踏出家门。城里人的我,再见到这样的凝华成霜不知是何时了,城中从未有过这样的一夜清霜。好在,霜还在等我,这是我和霜的一场邂逅,我们约定好这次只一两个小时,霜作伴,霜作伴,霜花铺岸浓如雪。太阳正强势探出头来,金光罩着大地,遍野霜花在水晶般熠熠生辉。

后十天,婆婆又不慎骨折卧床,真是霜上又霜,至今即便遇到陌生人提及公公,泪水仍止不住滚落。

人生何处不风霜,莫道霜来紧。“霜以杀木,露以润草”,霜是杀伐,是惩戒,霜若无情刀,似时间刻痕,在身上深深浅浅,在心上浅浅深深。然而,草木不经霜雪则枝干不固,菊犹傲霜,霜叶红、柿子甜。饱经风霜是与过去告别,敛藏释放未知的力量和变化。

回家路上,那些美丽的霜,金光银光,不知何时,瞬间消失了,消逝于升腾的雾气,仿佛从来就不曾存在过一般,竟未留下一丝痕迹。

“霜没够,外面这么冷,你这就去看了?”先生懂我。“这么重的霜,往后有好些霜天了。”房中的婆婆说道。是啊,“霜重见晴天”!

船过小小峡 (散文)

□田耀东

癸卯年九月廿二,与友人同游三峡,风清气爽,秋阳高照,上午游巫峡,下午游小小峡,满目青山绿水,索性便往小小峡去了。

过了瞿塘峡,从巫山大宁河口登船,逆水而上,进龙门峡,经巴雾峡,至滴翠峡,到大宁河支流马渡河换乘汽艇,就进入小小峡。

船过瞿塘峡时,半山尚有黛瓦灰墙隐在山凹子里,坡上低矮的橘树和茶树连绵起伏,山上人家有石砌的小院,一条曲折的石径通向江边,江边系着出行的小船。小院后矗立着青石的墓碑,坟莹有序排列,一律面向大江,也不知延续了几代。

刘锡禹过三峡时说: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想来是三月了。突兀的悬崖上,千年前的悬棺赫然悬挂,也不知古代巴人怎么放到绝壁上去的。

旅人拿出手机拍照,有人说悬棺不宜,也就删了。船在瞿塘峡中行,群山环绕,山重水复疑无路,近前豁然开朗,细细一水峡间来,浩浩渺渺又一江。

过瞿塘峡,船上人皆敞胸露臂,一进小小峡,全都扣紧纽扣,抱住双肩。一年轻男子将女友紧紧搂入怀,轻轻地说,靠紧我,峡风冷。

小艇像一片树叶浮在峡谷里,每艇二十人,刚登艇,船工即嘱穿上救生衣。旅人见救生衣有黑色的污渍,悻悻然不忍穿,这时也全都穿上了。

小艇缓缓地驶开峡谷,峡边的山峰往后退去,两山夹峙的一江秋水,绿如碧玉。江面如练,伸手可触岸边礁石。

山不知有几许高,隐在云里,随时都会从天而降。鹰在半山翔飞,忽然一片白云飞来,鹰不见了,白云缠山绕壁,缥缈缈缈。

水不知有几许深,峡谷幽深如地穴。一泉从石缝中泌出,晶莹剔透,沿青石淙淙而下,也不知在山中穿行了几千万年。

江风凛冽,冰凉彻骨,如从千年洞穴里滤出。山旌摇动,山峦壁立若倾,江中青礁一律倾斜,临水的礁石被江水啃咬成千片万片,像百叶、像云母,艰难地侧立在江水里,背负着亿万吨的重压,压弯了腰,压断了腿,令人肝胆俱裂,除了扛着,别无他法。江水年年岁岁向东流去,冲刷掉它身上的汗渍骨渣,露出黝黑粗犷的身,若忽然倾倒,万仞峰壁何处所依?

宋仁宗天圣七年,巨大岩崩堵塞河面21年。明世宗嘉靖廿一年,山裂石开,河道堵塞82年。1985年6月12日凌晨,新滩江家坡至广家岩1300万立方米滑坡体向下滑动,600万立方米岩石从海拔800米高处脱出,200万立方米岩体推入江中80米,掀起巨浪36米,

摧毁古镇新滩。由于预报准确,抢救及时,1371位村民无一伤亡。

苏轼在新滩诗中咏三峡:扁舟转山曲,未至已先惊……鸬鹚不敢下,飞过两翅轻。

头顶的山无不重叠叠嶂,山脚的岩无不刀劈斧削。山间有云,云中有山。山无不峭崿峥嵘,云无不妩媚多彩,千姿百态,仪象万千。

水桶粗的老藤从峭壁攀援而下,不知几百丈长,不知长了几千年,如蛇如蟒如天家如云梯,从天而降。

峭壁上突兀的洞穴空旷深邃、神秘莫测。洞口古木横陈,遮天蔽日。树根穿岩透石,盘虬错曲,那掩隐的无尽深处,曲径通幽,隐藏着千古前的桃花源。

时令已入深秋,正是下午两三点钟的时辰,东不见太阳,西不见星月,天昏江暗,如临黄昏。偶有阵阵凄厉的猿啼,回旋在古树老藤间,如远古精灵的呼唤。“目极魂断望不见,猿啼三声泪滴衣。”

山肃然,人肃然,群山间不见一户人家,上不见来者,下不见归途,唯一江碧水滚滚东去。古人在峡上啸,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过瞿塘峡时忙着用手机拍照的旅人全都沉默了,努力从舷窗口望着缓缓移动的山,盯着匆匆逝水,全船鸦雀无声。

“我找找。”说话的是个大个子,他是人武部长的侄子。他去查抄的旧书中果然找到了想要的东西,拿给金生一摞泛黄的旧书,那是正版的全套课本。

“谁能有复写纸?”大队会计的女儿说回家拿。

就这样才半天的时间,这帮孩子就有了“讲义”。

金生几乎是个全才,几门主要课程都能教,而且教得深入浅出,很受欢迎。他有几个绝活,一手好字,在黑板上能写出字帖的韵味,徒手画圆,平面的立体的信手拈来,中规中矩。有一次一时技痒,画了伟人的头像,栩栩如生,比大家胸前佩戴的头像要灵动。学生中有一位是人民公社的团干部,悄悄拉着他到一边窃语道,先生虽然画得好,但背景是黑的,欠妥欠妥。吓得金生立马擦去,为此担心了好几天。

那年,春天开考,放榜后,他的十五个学生考中了十二位。秋季再次开考,连上年落下的三位又中了十几位,几乎全中。西乡的人说,孔子弟子三千有七十二贤人,先生真是神人,升学率就是高。大右派金生的表现,广大干部群众有目共睹,他真的被改造好了!

不久,金生的这顶几乎被遗忘的右派帽子就被摘了,县里还专门给了个编制,他当上了正式教师。

金生被全面落实政策平反昭雪是在1982年,他没有再去南京,也没拿回补发的工资,而是全部捐给了村里的小学。跨世纪之后,金生过世,没有后人,墓地常见他的学生前来祭奠。(下)

江海新韵



早春心事 (二首)

□宋一枫

一
阳光悄悄摸进
二月的怀里
探试
大地初暖的体温
寒冷过去
所有的土壤
像待婚的新娘

那年春天来过的
鸟雀
从云彩里滑翔而来
憩着树杈
告诉它生命的秘密

扎着花头巾的婶
把玉米黄豆扁豆赤豆
甚至绿豆
是今年要种的
晒了一地
仿如天上闪耀的星

泥土嗅出种子的
荷尔蒙
那叔抬头皱纹里
布满沃野风光
眼睛的光亮
划过一道希望

二
春天的味道
在睡意中扩散
尘土在岁月下积攒
长了茧子

犁铧卷起一波浪花
种子在自己的季节里着床
做起梦
弯腰面土
背映一马川岗

芦苇探出地面
柳枝萌芽新绿
阳光嵌进的每一缕头发
最初的嫩叶笑容如掬
植根厚实的沃壤

风调雨顺
每个日子都能算出
一一得一
二二得四
三三得九
种啊长啊
这是庄户人的命题

晨光熹微
拉着一车青绿
让整座座城市苏醒

忘却的森林 (外二首)

□朱弘毅

◎忘却的森林

昨天的你走进了这片森林
去追寻暖光温柔的倒影
溶溶的月色落在脚下
浅浅的星芒敛去身形

天明,天明
看露珠滴响摇晃的铎铃
把繁花从绮丽的梦里惊醒
那远处的一抹
正是流虹的晶莹在暗滴

风儿敲响虫吟
把古老的歌谣赠与你听
缭绕的灌丛拂过你的脚步
去礼赞你不期的莅临

游子啊,莫伤离
这里是昨夜的森林
所有的美好置之身后
一切的温存你已忘记
伤离,伤离

你终究是回到了泥泞
在灰白的光影里追寻昨日的
罅隙

鸟群掠过
把城市的色彩撕割
积水静谧
将沉静的思索干涸

这里是你的森林啊
簇拥的楼宇是你的枝蔓
永恒的黑暗是你的树冠
你把屋檐作为巢窠
在泥泞的辉煌里唱着无人问
津的歌

放歌,放歌
沉默在喧嚣的噪音
昨天是你遗忘的森林
而今却是虚幻的风景
它点燃绿色
在你荒芜的心房里
声声不息

◎那是你没有讲出的故事
这是你没有讲出的故事
淡淡的 沉淀着秋天的回忆
是朝霞温柔的呢喃
在你身上留下绯红的烂漫
是秋风悠长的低语
在你耳畔絮絮游子的心声

呢喃啊呢喃
在晨曦里追求一晌贪欢
那石阶上层层叠叠的影
是你绚烂的流连

流连啊流连
是童年梦里的秋千
把你借作信笺
在水里辗转
不知飞到哪个女孩的指尖?

低语啊低语
在飞扬中做一场入梦的雨
那山寺边摇摇曳曳的烟
是你孤独的余绪

诗人拾掇起你孤独的余绪
谛听你绮梦流连的歌
他用绮丽的诗行
做你故事的结局

枫叶染绯红
相思露华重
今有远游子
不敢问西东

◎檐铃
去哪里我才能想起你
我故乡的檐铃
你摇晃着盛夏的烂漫
酝酿着童年的轻
在这里 在梦里
是小院啾啾的蝉鸣
鼻着苍凉浮华的隐

丁零零 丁零零
把炊烟从灶台的耳畔撩起
那缕缕的云烟
牵挂着乡愁的音
在那里 在歌声里
似是母亲
在呼唤不知何往的乳名

檐铃 檐铃
是启明星的潮声将你吹起
游子悠悠的泪啊
被你耕耘成静默的涟漪
在他乡 在四季
故乡的歌谣暗喻着你的归期
流转的时光温存着你的别离
奏一曲漫长的失意
伴随着悠悠的呼吸
——只有漫游的风穿过你
丁零零 丁零零

